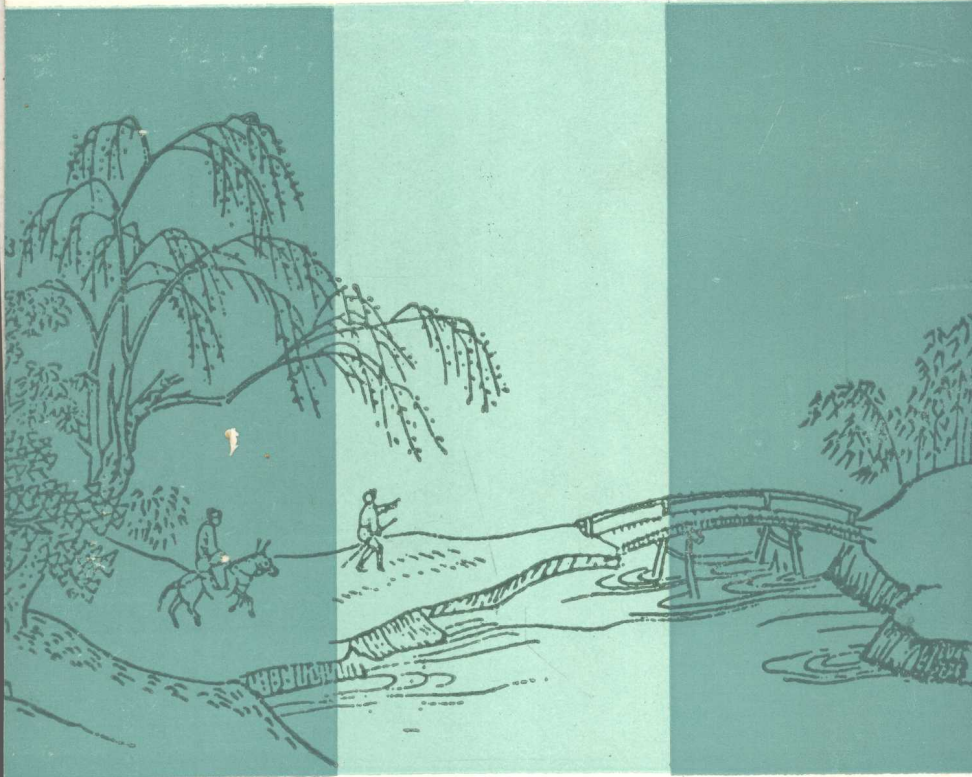


戴叔倫詩集校注

〔唐〕戴叔倫 著

蔣寅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戴叔倫 著
蔣 寅 校註

戴叔倫詩集校註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戴叔倫詩集校註

[唐]戴叔倫 著

蔣寅 校註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華學書局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十二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插頁2 印張 11.5 字數 235,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ISBN 7-5325-1217-7

I·591 定價 8.45元

前 言

在唐代大曆貞元年間，戴叔倫是個著名的人物，不只政績卓著，才藝也爲世所推許。李肇國史補卷下所載開元以來「位卑而著名者」，即有戴叔倫其人。高仲武在大曆末年編成的中興間氣集選了他六首詩，在二十六人中列第九位，由此可見他在當時的影響。惜乎因作品散佚較多，以至他在後世聲名不彰。

叔倫，字幼公，一字次公。一作名融，字叔倫。唐玄宗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出生於潤州金壇縣（今屬江蘇）一個學者與隱士的家庭。祖父戴修譽、父親戴奮用都畢生隱居不仕，研習禮學，叔倫從小就受到儒學的傳授，在家風的薰陶下，被培養成一種安詳恬淡的個性和溫文儒雅的风度，待人接物，誠懇敦厚，爲時人贊賞。天寶年間，他受業於當時著名的學者和文學家蕭穎士，「以文學政事見稱蕭門」〔一〕，同時也播令聞於士林。蕭穎士生性鯁直，不事權貴，叔倫一生

〔一〕權德輿戴叔倫墓誌銘，四部叢刊本權載之文集卷二四。

的出處行藏說明，他不僅從老師那兒學到了文學政事，也學到了剛正亮直的品格。他的幾首詠物詩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志趣和節操，其中孤石一篇說：「迴若千仞峯，孤危不盈尺。早晚他山來，猶帶煙雨跡。貞堅自有分，不亂和氏璧。」在對石的詠歌中我們分明可以看到詩人那雖處貧賤而不自卑、堅貞自守而不趨炎附勢的襟懷。

至德元載（七五六）歲暮，爲避永王璘兵亂，二十五歲的戴叔倫隨親族搭商船逃難到江西鄱陽。在人地生疏的異鄉，家計窘迫，於是他開始探尋仕途。憑着他的才學與聲譽，不久就得到劉晏舉薦授秘書省正字，並在其鹽鐵轉運使幕中爲僚屬，深爲劉晏所倚重。至此爲止，是戴叔倫人生之旅的第一段路程，即「早以詞藝振嘉聞」的時期。

在這段時期內，他由遊學京洛到漂流越土，再到爲官京師，生活經歷了很大變化。戰亂流離使他體驗到民生疾苦，幕職的安逸又銷磨了他的青年銳氣，因此在他這個時期的創作中，既有過申州、送謝夷甫宰鄆縣這樣的忠實反映戰亂後城池荒廢、農村凋敝景象的出色作品，也有長安早春贈萬評事、送王翁信及第後歸江東舊隱之類平庸的酬贈之作。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這一時期的詩中已流露出濃烈的思鄉情緒，并伴有明顯的消極色彩：「流年不盡人自老，外事無端心已空」（酬整屋耿少府諱見寄）、「買山猶未得，諫獵又非時」（客舍秋懷呈駱正字士則）。正當奮

發有爲的而立之年，詩人却已心灰意懶了。這不只因爲他原本功名心淡，內憂外患，滿目瘡痕的現實的確也太令人失望。

大曆初年，戴叔倫以監察御史裏行出任湖南轉運留後，從此開始了他生平事業的第二個階段，即「中才術商功利」的時期。當時湖南多積穀，「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挂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一〕。湖南轉運留後是個國運所繫的職務，叔倫「負弩先驅，包茅爭入」，一直任了九年，想是十分稱職的。雖然由於材料缺乏無法知其詳，但權德輿所作墓誌銘記載的一件事已足以證明他的盡忠職守了：

始在轉運府也，董賦於南荆。會蜀將楊琳擁徒阻命，詔書告諭，初無革志。宵引銳卒，劫脅使臣，曰：「歸我金幣，可以紓死。」公山立不撓，勇生於仁，端其詞氣，強於師旅。暴徒知感，乞盟於公，黎明率其徒西向拜泣，指期詣闕。冢臣列狀，天子召對，而推功於府，不伐其勞，時談翕然，勇讓具舉。

大曆末年，叔倫又調任河南轉運留後。前後主漕運十一年，羈旅辛勤，體衰多病，生活一直沒有個安定之時，但他的詩歌創作却正因此而開拓了境界，獲得豐收。這十一年是他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作品不僅數量多，質量也較高，集中不少優秀作品都寫於這一期間。但同時詩中苦語漸

〔一〕舊唐書劉晏傳引劉晏致元載書。

多，歸隱之思也明顯地強烈起來。一方面勤恪於王事，盡忠職守，同時又對這「萍翻蓬自卷，不共本心期」(寄中書李舍人紆)的羈宦生活十分厭倦，希望隱退回鄉。特別是與友人相逢時，這種情緒就更加濃烈；擾擾倦行役，栖栖陳蔡間。如何百年內，不見一人閒(過陳州)；「機息知名誤，形衰恨道貧。空將舊泉石，長與夢相親」(將巡郴永途中作)。他甚至懊悔當初出來做官，說「蚤知名是病，不敢繡爲衣」(巡諸州漸次空靈戍)。因此他對那些「與物皆無累，終年慚本心」(襄州遇房評事由)的朋友十分羨慕，尤其是那帶官隱居的，真所謂「由來居物外，無事可抽簪」(贈韋評事儂)。「不成小隱聊中隱」(東坡)，叔倫在欲歸不得的無可奈何中，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公事之暇多與友人作方外之遊，在酒杯中忘却鄉愁羈恨。這種居官如隱的生活態度一直貫穿在他的整個仕宦生活中。

儘管他在任湖南轉運留後時就曾下決心「從今不學四方事」，並且「已共家人海上期」(再巡道永留別)，可是由於吏干出衆，代宗終未放他逍遙，到建中元年劉晏被貶，叔倫又被出爲東陽縣令。在贈陸鴻漸的詩中他寫道：「黨議連株不可聞，直臣高士去紛紛。當時漏奪無人問，出宰東陽笑殺君」(敬酬陸山人二首)。在冷峭的自嘲中傾注了抑制不住的憤怒。從此，他就開始了人生之旅的第三段路程——最後十年地方官生涯。這「終以理行敷教化」的十年是他政績最光

輝的時期。

當時的浙東，在安史亂中雖未遭叛軍荼毒，但因「天寶以後，中原釋耒，輦越而衣，漕吳而食」(《通典食貨》)，負擔着龐大的軍費開支，百姓也被搜刮得貧困不堪，農村經濟日益凋敝，叔倫初到東陽時，這裏「兇寇俶擾，邑人薦瘥，田爲蒿萊，人擠溝壑」(二)。面對這一局面，他本着「簡以惠下，信以懷亡」(三)的原則，下車伊始，首先「緩其賦，使其人舒」，然後「平其役，使其人勸」，從而引得連人逐漸歸還，荒田日益開闢；又興修水利事業，終於發展了農業生產，使東陽一縣「室有箱而知積，歲無雲而有秋」，經過三年的休養生息，初步呈現出安定富足的小康景象。興元元年(七八四)他離任一年後，東陽人民爲紀念他的德政，立唐東陽令戴公去思頌碑頌德。建中四年(七八三)初，叔倫應嗣曹王李皋辟，入其江西節度使幕任判官，李皋舉兵討李希烈，叔倫留領府事，既而守撫州刺史。唐代的撫州，汝水和臨水在州城北匯流成撫河，形成一個人字形，將州城包在人字之中。汝水自東流下，至孔家渡一帶，由於「地平土疏」而沖決沿岸，造成「支港橫溢，正道湮淤」的局面。上元年間的刺史某公與大曆年間刺史顏真卿均築陂「遏支行

〔一〕〔二〕〔三〕此處引文均出陸長源唐東陽令戴公去思頌，載道光東陽縣志卷六。

正」，但直到戴叔倫任刺史時問題仍未解決。於是他鳩工繼築之，名爲冷泉陂。在衆多的支港上築了幾十處堤壩節制水流，因地制宜，用以進行灌溉。又爲百姓規定用水的分配，避免了紛爭，給農民生產帶來極大便利。儘管後來到咸通時舊陂毀圮，李太守重修改名爲千金陂，歷朝又多次修繕，但戴叔倫所建的水利設施却被冠以「戴湖」之名，一直沿用到今天，可見人民對這位賢太守是多麼懷念〔二〕。他卓著的政績受到了唐德宗的嘉許，居官一年，詔書褒異，封譙縣男，加金紫服。雖蒙此殊寵，詩人內心却並不舒暢，他總覺得做官是個羈絆，隱退之心一直在潛滋暗長。兩年後，他終於在任期未滿的情況下毅然辭官歸休，結束了「衰病苦奔走」（敬報孫常州二首）的仕宦生活。

貞元二年（七八六）秋，他回到南昌，棲隱於郊外的小天台山中，常與摯友崔茂實，釋方外等人作物外之遊。在東陽時他就開始精研易學，此刻他更萌生了求仙學道的念頭，還打算入秦訪道。誰料一道推事使牒文無情地打破了他的夢幻。撫州豪強因叔倫保護百姓，利益受到損失，對叔倫肆意謗陷，驚動朝廷，派推事使召他回撫州辨對，那正是貞元二年的除夕，幸好事情很快

〔二〕參看同治臨川縣志所收柏虔再新創千金陂記、徐良千金陂論、劉命清帶湖記。

就得到澄清。「白髮州民擁使車，乞爲邦君雪謗書」(二)，百姓是非常愛戴他的，不僅雪謗，後來還爲他立了遺愛碑頌美德政。然而這次事件使叔倫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打擊，對現實更加失望。

貞元三年秋，叔倫決計返回故鄉金壇，離開南昌時他在臨川從事還別崔法曹一詩裏表明了自已「老病北歸去，餘年學灌園」的心願。此時他的繼室也已亡故，回鄉看到年方六歲的幼女，不禁百感交集；「乍喜老身辭遠役，翻悲一笑隔重泉」(少女生日感懷)。儘管內心不免空虛悵惘，畢竟實現了隱退的夙願，落葉歸根，生活獲得安寧，他還是較愉快的，在郊園卽事寄蕭侍郎一詩中他滿足地寫道：「衰病辭餘秩，秋風入故園。結茅成暖室，修井汲清源。鄰里桑麻接，兒童笑語喧。終朝非役役，聊向速人言。」老詩人用輕鬆愉快的筆調描繪閒適的田園生活，充滿了溫暖的天倫之樂和獲得解脫的喜悅心情，頗似陶淵明棄官歸田後所作詩的情調。戴叔倫晚年的作品比較質實，也更真率，喜怒哀樂，情見於詞，尤其小詩更爲明顯。承接圓轉自然，造語平易流利，表現出一種歸真返樸的平淡趣味。

(一) 權德輿同陸太祝鴻漸崔法曹載華見蕭侍御留後說得衛撫州報推事使張侍御却回前刺史戴員外無事喜而有作三首。

然而詩人最終並沒能如願地度過一個逍遙的晚年。貞元四年七月，德宗又詔書起家授命他爲容州刺史，容管經略使。叔倫只得扶病南征，詩人陳羽贈詩云：「還將小戴禮，遠出化南方。」但此時他實在已心力交瘁，無能爲矣。舟下瀧水時，他寫了下鼻亭瀧行八十里聊狀艱險寄青苗鄭副端朔陽一詩，那水路驚心動魄的情景，那充滿餘悸的敘述，簡直就是宦海風波的象徵。「因隨伏流出，忽與跳波隔」，正像詩人爲命運所左右而不能自主，在宦海沉浮；「前危苦未盡，後險何其迫」，正像是詩人剛從仕途抽身却立刻又被卷入的境遇；「遠想欲回軒，豈茲還泛鷁」，實爲詩人當時的心願；「雲涯多候館，努力勤登歷」，則可以說是此行勉爲其難的寫照。詩人畢竟已五十七歲，形衰多病，做辛苦的地方官確實是力不從心了。果然，他上任剛三個月，便支持不住，於貞元五年四月受代，朝廷還授他夔州任，他上表請度爲道士，以示不仕的決心。歸途中，邂逅友人陸鴻漸，叔倫寫下了集中最後的作品容州回逢陸三別：「西南積水遠，老病喜生歸。」他慶幸自己在風燭殘年得以生還。誰知竟未能歸去，六月甲申行至端州的清遠峽便在舟中去世了。

縱觀戴叔倫的一生，他可以說是個循吏，有着出色的政治才能，戮力上國，流惠下民，留下了光輝的政績。作爲一位詩人，他是大曆貞元之際值得重視的名家。當時的詩壇，活躍着三派

人物：朝中的臺閣詩人，江南的地方官詩人和方外僧道隱逸詩人。叔倫就是地方官詩人的代表之一。他的創作體現了這派詩人反映現實矛盾、關心民生疾苦的進步傾向；而他的詩中缺乏昂揚的進取精神、多羈旅之愁、思鄉之苦、歸隱之意，也集中地表現了大曆貞元之際詩歌的主題取向。在藝術上，叔倫長於五律，集中佳作迭出。他能用平易樸實的藝術語言細緻入微地傳達出戰亂年代人們在各種特定場合下的複雜情緒和曲折心態，深刻感人。寫景常取具有象徵意義的意象，對仗多用流水對，靈活而不拘一格，形成一種溫厚和平、流利多姿的風格。他的五絕則寫得凝煉含蓄，用筆簡潔而傳神，達到很高水平。不足的是七絕與歌行作品較平，另外還有流於直露，缺乏創新的短處，這也是當時的通病。不管怎麼說，戴叔倫是當時一位重要的詩人，他的作品對中唐詩歌產生了一定影響。

戴叔倫留下的作品，據新唐書藝文志別集類著錄有述稿十卷，崇文總目有戴叔倫詩一卷，秘書省續四庫書目別集類也著錄戴叔倫（集）外詩一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八著錄戴叔倫述稿十卷，外詩一卷，書狀一卷（按：袁本作二卷）。敘稱「集有馬總敘，或題曰會錄」。這裏的「會錄」或許是將述稿、詩、書狀會而錄之的總集名，由馬總作序。這便是戴叔倫傳世的全部著作了。他曾編過詩選、修過族譜，似未流傳於世。至今述稿、書狀已佚，唯詩尚存，但已非原貌。此

外就只有易林序、賀平賊赦表二文及唐宋人雜著中保留的零星佚文了。

宋代經靖康之難，文籍損失嚴重，戴叔倫著作也有散失。雖然從彭叔夏校文苑英華引戴叔倫集可知當時其詩集尚傳，但直齋書錄解題不見戴叔倫著作，遂初堂書目只有述稿十卷而無詩與書狀，說明南宋時書狀恐已罕見，詩也很少流傳了。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說叔倫「有述稿十卷，今傳於世」。則元代述稿尚存，而詩集可能已亡佚。經過元末兵亂，到明代戴叔倫的作品集就全部失傳了。因為明人著錄不見述稿（二），而今傳詩集也是明人輯本。這個詩集是很奇特的，其訛亂之甚為歷代別集所罕見，其中可靠作品極少，不出幾種唐人選本及唐詩品彙的範圍；文苑英華所收戴集原有之詩多未收，相反却竄入由唐至明歷代作者的大量作品。顯然，它不是在古本的基礎上補輯，而是明人七拚八湊編成的。明人著錄的戴叔倫詩集，有一卷和二卷兩種本子。一卷者見徐勣紅雨樓書目、陳第世善堂書目，二卷者見於高儒百川書志。今傳各本均分上下二卷，一卷本未詳其何屬。

今存戴叔倫詩集以明活字本唐人詩集中所收為最早。據徐鵬先生考證，活字本唐人詩集

（二）焦茲國史經籍志有述稿十卷，但焦氏書乃鈔據舊志著錄，非明代實有其書，故不可信。

印於明弘治、正德間〔二〕。其戴叔倫集收詩一三〇首，與各本比讀，可信此本爲祖本。他本雖偶有文字之異，但篇目次序悉同，顯然是出於這同一個本源。首先是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朱警刻唐百家詩中的戴叔倫詩卽以此翻刻，再就是天啓中胡震亨編唐音統籤中的戴叔倫集，收詩二三八首，是在朱本基礎上編訂，補輯了散見於文苑英華等選本、總集中的佚詩，刪削一些僞作，將見於歷代選錄，確然無疑者定爲正集二卷，又將處於疑似之間者編爲附錄一卷。清康熙年間，席啓萬編唐百名家集，戴叔倫集是取活字本或朱本爲底本，但增加補遺一卷，廣採諸書補入遺佚，較胡氏更細緻。全唐詩以季振宜輯唐詩爲藍本，偶有刪削，又完備地進行了輯佚，收詩三四首，成爲收詩最多的本子。季氏所輯底本出活字本系統，故全唐詩本僞詩盡收。江標於光緒年間刊唐五十家小集，戴叔倫集扉頁題「南宋棚本唐人小集」，其實底本或許就是活字本，活字本當時盛傳爲宋本〔三〕。民國初年，陳慶年刊橫山草堂叢書，第一集收戴叔倫詩二卷，是據朱本翻刻，陳氏作校刊記附於書後。此外，民國三年修的重修戴氏宗譜中有一種戴叔倫詩集稱唐玉

〔一〕唐五十家詩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二〕參看鄧邦述寒瘦山房藏書善本書目卷二「曹子建集」條；葉德輝郇園讀書志卷七「章蘇州集」條。

屏公詩集二卷，其書未見，河北大學圖書館藏有題着「家學淵源」的戴叔倫詩集與戴氏後人詩，似卽爲家譜所收。其源也應出活字本，多出四首顯爲僞作。關於戴叔倫作品的流傳，大致如此。

活字本中竄入僞作之多令人吃驚，全部一三〇首中可確指其僞的就達五十餘首，此外尚有許多可疑者。胡震亨曾發現朱氏刻本中雜有元人丁鶴年、明人劉崧詩，還有許多引用後代事的作品，他刪去了三十四篇僞作，又將處於疑似之間的七十六篇別爲附錄一卷，對戴叔倫詩集作了初步的清理。遺憾的是全唐詩的編者竟忽略了他的工作，以致於全唐詩所收的兩卷戴叔倫詩魚龍混雜，恢復了活字本竄濫的舊觀。岑仲勉先生讀全唐詩札記、富壽蓀先生讀唐詩隨筆、傅璇琮先生戴叔倫的事跡繫年及作品的真僞考辨都曾指出戴叔倫集中的僞作，計有十八首，涉及到的作者有白居易、王安石、周端臣、丁鶴年、劉崧、汪廣洋〔二〕。我在各位前輩考辨的基礎上，進行了更廣泛的考索，除徹底調查以上各人詩集續有所獲外，又發現了竄入戴集的明人張以寧、劉續詩。迄今爲止，可確定爲僞作的有五十六首，可確信爲戴作的一百八十四首，一部不

〔二〕岑文載唐人行第錄；富文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傅文載唐代詩人叢考。

大的詩集，僞作摻入如此之多，實屬罕見。且另有六十首詩，真僞一時難以確定，斟酌再三，姑且輯錄存疑，作爲備考，聊當以僞求真之義。據這一甄別結果，我將現存戴詩釐爲編年、不編年、備考、僞作四卷，以示區別。本書校勘，以全唐詩爲底本，校以明活字本、唐百家詩本（簡稱宋本）、唐音統籤本（簡稱統籤）、唐百名家集本（簡稱席本）、唐五十家小集本（簡稱江本），並取中興間氣集、極玄集、又玄集、才調集、文苑英華（簡稱英華）、唐詩紀事（簡稱紀事）、衆妙集、萬首唐人絕句（簡稱絕句）、樂府詩集（簡稱樂府）、唐百家詩選（簡稱詩選）、唐詩品彙（簡稱品彙）諸書，會錄異文，擇善而從。錯字、異體字不出校。註釋詳於本事、繫年考證、典章制度而略於文字訓詁。書後附錄佚文及年譜、傳記資料、版本著錄、歷代評論等，以便研究者參考。傳記資料中陸長源撰唐東陽令戴公去思頌和梁肅撰戴公神道碑二文值得一提，前者全唐文和兩浙金石志所收文字漫漶闕失過多，幾難得大意，後者梁肅文集與全唐文未收，失傳數百年，今我分別從道光東陽縣志和金壇縣文管會藏重修戴氏宗譜殘本中覓得二文，可補史籍之闕，殊爲快事。

本書原是我碩士論文戴叔倫研究的附錄，初稿於一九八四年，在胡光舟教授指導下完成，又承多位師友撥冗指瑕；出版社的編輯同志也細加審核，使我避免了一些疏誤，謹在此一併致

謝。關於戴叔倫和他的詩，還有些生平史料和版本依據有待發現，還有些問題值得探討，我願意用這部粗淺的註釋就正於同好。

蔣寅

一九八九年三月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